

克鲁兹以为女儿跟他开玩笑，可当他接过标本盒仔细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蝴蝶的翅膀上果然有一行细小的字。

蝴蝶翅膀上的爱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

18 社会写真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蝴蝶翅膀上的爱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

18 社会写真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翅膀上的爱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8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ISBN 978-7-5452-1544-1

I. ①蝴…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8977号

责任编辑: 周奥扬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蝴蝶翅膀上的爱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544-1/I·596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18)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时代·生存篇

龙套演员·····	02
钱皮匠告状·····	06
换命·····	17
第二次面试·····	28
10只礼品兔·····	32
漂亮女对手·····	39
看谁先到家·····	47
密字303·····	52

诱惑·万象篇

山村罪人·····	68
死里逃生·····	79
第九个合作者·····	82
油价涨了·····	87
最后一枚筹码·····	90
两个保姆·····	95

真情·灵魂篇

闪光的憧憬·····	118
一个都不许死·····	124
老茶客·····	128

目录

Contents

好你个村长	132
珍贵的破碗	139
蝴蝶翅膀上的爱	145
穷人的大学	150
风雪之中	160
海啸来临前	164
戏缘	168

人生·启示篇

为了战友	187
证人	193
黄金无价	202
县长让我吃一惊	208
倩倩的果篮	214
住在车棚里的朋友	219
三个老头一把枪	223
卧牛山下人与牛	228

如何更有尊严地活着，是每一个人的心灵追问。

时代·生存篇

shidai shengcunpian



龙套演员



一个剧组到张庄拍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导演要老支书找一批临时演员，老支书从村里挑拣了一些模样端正的领了过来。张永福便是其中一个。

导演从人群中一眼就看中了张永福，老支书连夸导演有眼力，他说这张永福的爹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找他演肯定合适。其实，导演看中的是张永福头上的白头巾。张永福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白头巾当作帽子扎在头上，这本是陕北人的传统习惯，只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嫌这样扎不好看，都不戴了，可导演却从他身上看到了几十年前陕北老百姓的影子。

老支书把张永福叫到导演身边，导演说：“我想要你当群众演员，你愿意吗？可能还不止这一次。”

张永福听了，开口便问：“老支书讲有二十块钱，是不是真的？”

见导演点头，张永福连忙一口应允：“我愿意！”于是导演讲了要注意的事项，接着便叫人安排现场。

这是表演鬼子进村的一场戏，张永福和另外几个人扮演死人，导演要求鬼子一阵乱枪扫射后，张永福他们一阵尖叫、挣扎，然后倒在地上。

戏演完后，张永福领了二十块钱，走了。

自从那次演戏后，张永福再也没去过剧组。这天，他正坐在屋前晒太阳，只见老支书乐颠颠地跑过来，走到门口就嚷起来：“永福老弟，那导演硬是看中了你，还叫你去演戏呢！”

张永福摇了摇头，说：“还演！我不去了。”

“傻了你！为啥不演？不费力气就能挣二十块钱，想还想不来呢！”

张永福气呼呼地说：“那天，那个小日本鬼子真可恨！我趴在地上死都死了，他咋还要在我身上踢几脚？”张永福摸了摸自己的腿，接着说，“还有些痛哩！”

老支书捶了他一拳，说：“就因为这呀，你给我二十块钱，我让你踢两脚都行。听导演讲，这次演的不同。”

“演什么？”

“导演讲这次就你一个人演，在水塘边上，有个鬼子军官把你打下水去了。”

张永福听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大骂道：“小鬼子咋这么凶？还把我打进水里去！”

老支书怕张永福不肯，连忙说：“这是演戏，你咋老是当真呢，导

演说演好了，给你五十块钱。”

听到有五十块钱拿，张永福不说话了，磨磨蹭蹭地跟着老支书去了剧组。

张永福换了一身棉布衣服，头上扎了布巾，站在了村里的小水塘边。演鬼子的还是那天踢了张永福几脚的年轻演员，他站在张永福面前，边叫着“八格牙鲁”边抬起脚就踹。

“扑通”一声，张永福应声落水。水塘里的水并不深，一会儿，张永福便湿漉漉地爬上岸来。

导演拍了拍手，叫道：“不行，鬼子的拳脚还没碰上你，怎么就落水了？赶紧重来。”

张永福低声嘀咕：“我不想让小鬼子欺负。”

导演没听到他的埋怨，只管叫人给他换衣服。

随着导演的“一二三，开始！”鬼子又是一轮拳打脚踢，张永福摇晃着向水中倒去，可是将要倒下去的时候，竟一把抓住了鬼子的衣服，几乎把他拉下了水。

导演气得直跺脚，不停地骂他笨蛋。初秋时节，水还是有些凉的，几番折腾下来，张永福身体微微发抖，又听到导演在骂他，气得把外套一脱扔在地上，气呼呼地说：“我不演了，快给我工钱！”

导演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说：“戏都演砸了，还想要工钱？”

张永福说：“我出了半天力，你总得讲良心，给一半也行。”

导演耐着性子做他的工作：“这样吧，你继续把这个角色演好，我给你一百块钱。其实这个角色很好演，只要装着被打到水里去就行了。”

张永福说：“可是我真的不会演，我一看见鬼子就想起我爹。导演，你为啥非要拍这鬼子欺负咱老百姓的戏呢？拍点别的不行吗？”

导演笑出了声，说：“大爷呀，您这就不懂了，您以前是见过鬼子欺负老百姓的情景，可是现代的年轻人没见过呀，这是一部历史剧，是要让年轻人记住过去。”

张永福拍着脑袋说：“你这话说得在理，我那儿子就不知道，我给他说，他还不乐意听。要是这么回事，我演。”

这次张永福演得中规中矩，果然拿到了一百块的工钱，美滋滋地回家了。

打这以后，张永福对演电影有了兴趣，隔三岔五往剧组跑，可他想演了，又没他的份儿了，只能凑在一边看热闹。直到这部电影快拍完的时候，机会来了。剧情是这样的：一个鬼子军官有一天被游击队逮住了，一个老汉冲上去“啪啪”打了那鬼子军官两耳光。戏中，张永福就扮演那个老汉。

“开始！”导演刚喊完，张永福一脸怒气从人群里冲出来，“蹭蹭蹭”几个大步走到鬼子军官面前，瞪着眼睛骂道：“呸，看你还欺负人！”说着手起掌落，鬼子军官的脸上印上了两个红手印。

“好！”导演双手一挥，这组镜头竟然一次通过。

张永福转过头望着导演，笑着说：“导演，今天我不要工钱！”

(郑少海)

(题图：魏忠善)

钱皮匠告状



钱家庄有片皮匠店，老板姓钱，大家都叫他钱皮匠。钱皮匠虽说年近古稀，却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店里备了书报杂志，扑克象棋，专供大家阅览娱乐。

这天是星期天，来的姑娘小伙特别多，他们看了报纸玩扑克，玩得没劲了，就逼着钱皮匠讲个故事听听。钱皮匠经不住姑娘小伙们缠，就手拿一只鞋子当作鹅毛扇，学着诸葛亮的腔调，讲着“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的故事，逗得姑娘小伙们哈哈大笑。

就在这时，突然“乒乓”一声，一个爆竹带着硝烟从门外蹿进屋里，落在钱皮匠面前的地上，吓得大家噤里哇啦惊叫起来。接着大家纷纷拥出门外，去看这爆竹是谁恶作剧丢进来的。

钱皮匠也跟着来到门外一看，原来是东隔壁钱阿六家在造屋掘地基，破土动工放爆竹。钱皮匠走上前去，朝钱阿六家掘的墙基一望，心里猛一“咯噔”：怎么他家的前屋檐超出我家前屋檐足足有两米呀？

这么想着，钱皮匠走到钱阿六身边，和声细语地说：“阿六，前阵你要我在你们的造屋报告上按手印时对我说，你家新屋的前屋檐是跟我家一样齐的，怎么现在超前这么多了呢？”

钱阿六已放完爆竹，他嘴里叼着烟，说：“按手印时是按手印时的形势，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形势不同了，造屋也得变，这叫适应形势。”

钱皮匠连忙说：“阿六，你家在我家的东首，房子超前了，一上午的太阳都给遮挡住了。你造屋总不能妨碍我家啊。”

钱阿六不屑地瞅了钱皮匠一眼，喷出一个烟圈说：“你说我家妨碍你家，我还说你家妨碍我家呢。”

“我家怎么会妨碍你家呢？”

钱阿六把烟屁股狠狠一丢说：“隔壁住个臭皮匠，早失钱财夜失粮，我房子超前，是为了避你这个祸害！”

听他说这话，钱皮匠气得胡子直抖：“这话是谁说的？”

“风水先生。”

钱皮匠跨上一步说道：“阿六，一排房子一样齐，这可是钱书记在村民大会上宣布的，你怎么不听党的话，反倒听风水先生胡说八道？”

钱阿六冷笑一声说：“你听党的话，我听风水先生的话，大家各取所需，互不干涉！我造屋要紧，没得工夫跟你嚼舌头！”说完，扭转身子要走。

“阿六，你还讲不讲理？！”钱皮匠大声问道。

“讲理？嘿嘿，这年头理值几个铜钱？”

“阿六，你不讲理，我，我到村里去告你！”

“请便！”

钱皮匠窝了一肚子火，颤巍巍赶到村办公室，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经过对钱书记说了一遍。钱书记听后未置可否，只是叫他回去跟阿六再商量商量。钱皮匠历来听干部的话，便转身回去找阿六，把书记的话对阿六讲了。

钱阿六听了，冷笑一声说：“跟我商量？我看你是右手拿如意，左手拿算盘，想得美！钱皮匠，我对你直说了吧，屋我就这样造定了！你要告状，随你到哪里去告吧。不过我得给你明说了，你鞋底跑穿了，我可不赔你的鞋子。”

钱皮匠又碰了个钉子，气得心口痛，又摸黑赶到钱书记的家里说：“书记，钱阿六太狂了，你总得去管管啊！”

钱书记慢悠悠地呷了口茶说：“现在是改革开放时期，有些事情村里也难管啊！”

钱皮匠连忙说：“可你还没有去管啊！怎么知道难管呢？”

钱书记又呷了口茶说：“这几天我忙着抓经济工作，经济是中心嘛，不抓好不行，所以没得工夫！”

钱皮匠说：“你没工夫，那你不可以派一个村干部去吗？”

钱书记一听这话，脸色陡然一变，把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难道村里的工作要你来安排吗？这书记你来当吧！真是岂有此理！”说着丢下钱皮匠，自顾自拖着拖鞋上楼去了。

钱皮匠气得眼里直冒金星，昏头昏脑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一睡便是三天。第四天中午，钱皮匠听得外面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问老伴，说是钱阿六家的新屋在上梁了。

钱皮匠挣扎着下了床，对老伴说：“我钱皮匠活了六十八岁，从没见过尖酸促狭损别人的事。今天我要说几句促狭话，出出我肚子里的怨气了！”

说完，他跌跌撞撞来到钱阿六的新屋前，只见满天烟雾弥漫，满屋金碧辉煌，一个木匠踏着木梯向上爬去放正梁，嘴里说着好话。钱阿六和他老婆拉着一条红绸缎被面的四只角，在木匠的下面接宝。这时，爆竹声停了，喧闹的人声也停了，人们多年没见过这种仪式了，感到很新鲜，都静静地听着。

这时，只听那木匠拉长音调唱道：“脚踏楼梯步步高，手背杨柳采仙桃。”

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盖过了那木匠的声音，接着木匠的好话唱了下去：

“脚踏楼梯步步高，手背杨柳采仙桃；

做人全凭良心好，良心勿好报应到。

今朝造屋明朝倒，明朝勿倒天火烧；

火勿烧来雨淋倒，雨勿淋倒自己倒。”

那声音凄楚动人，显得无可奈何而带有一丝报复后的满足。众人循声望去，却是钱皮匠！别看钱皮匠年近古稀，但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山歌手。旧时车水插秧、逢年过节，只要他歌喉一亮，听者犹如蚁拥，据说他老伴花三妹就是他当年用山歌唱来的。如今虽说年纪大了，可他那立体声似的喉咙，居然连钱阿六也听呆了。听了一会儿，钱阿六才知道他是在咒骂自己，不觉怒火中烧，一声吆喝：“给我打这老不死的！”

钱阿六的子女们冲过去，不但把钱皮匠打了一顿，还冲进钱皮匠家里又砸又打，门烂了，窗破了，桌子凳子砸坏了。

那个横请竖请请不来的钱书记，这会儿却不请自到，并且一来就下结论：钱皮匠寻衅闹事，造成钱阿六停工的损失，由钱皮匠赔偿，并在村高音喇叭里向钱阿六赔礼道歉；至于钱皮匠方面，那是咎由自取，与钱阿六无关。

听完钱书记下的结论，钱皮匠气得身子一阵摇晃，就往地上倒去，幸亏被在他身边的几个小伙子抱住，搀扶着把他送回家去。

天黑了，下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着卷起雪花儿，直往那被砸坏的门里、窗里钻，飞进屋里，冻得钱皮匠和老伴蜷缩在床上发抖。钱皮匠拍打着胸口说：“老太婆，我心里好难过！想我钱皮匠一直相信共产党，听干部的话，却不料黄土快要到脖子上时，会遇到钱书记这样的不公道干部。我冤哪！”

老伴花三妹一边给他泡了杯热茶，一边帮他抹着胸口，安慰中不无埋怨地说：“皮匠啊，你快七十岁的人了，脾气还这样犟。我早就对你说，别跟人家去斗，他钱阿六有财有势，又有钱书记这个亲戚撑腰，钱家庄上谁不让他三分！”

钱皮匠拍着床沿说：“我就不信共产党不帮咱小老百姓，他村支书不讲理，上面的干部也不讲理吗？我要到上面去告他们！”

老伴说：“手臂总是朝里弯的，你又没有亲戚当干部！”

一句话提醒了钱皮匠，他连忙说：“老太婆，想想看，我们家有没有亲戚是当干部的？”

于是，老两口拉亮了电灯，掰着手指头排了起来，由近及远，从至亲到远戚，可排来排去，只排到一个隔房外甥女婿在离钱家庄十几里外的一座小学里当校长。

老两口相对叹了口气，熄了灯，钻进了被窝里。刚躺下，花三妹突

然一骨碌又坐了起来，嘴里大声喊道：“想到了！想到了！我想到了！”

钱皮匠连忙拉亮灯急着问：“老太婆，你想到了啥？”

“想到了一个人！”

“啥人？”

灯光下，花三妹干瘪的脸庞上涌起了红晕，激动得说话也打格楞了：“我娘家……娘家的侄子……阿、阿良，不是在……在县里当干部吗？”

钱皮匠一拍大腿，激动得翻身坐起来说：“对啊！老太婆！”他敲敲自己的脑袋，“我这脑袋给气昏了，怎么没想到他呢？老太婆，快起来，我们这就进城去找他！”

不一会儿，老两口就换了衣服，老太婆拿了十只鸡蛋，拎了五斤山芋干，满怀信心地出门上路了。

这时，天刚蒙蒙亮，雪停了，大地银装素裹，好像有人在地球上摊了一张无边无沿的白纸。路上没有行人，在从钱家庄到县城的大道上，钱皮匠在前，花三妹随后。钱皮匠是个瘦高个子，大半辈子的皮匠活把他的背给弄弯了，像只煮熟了的大虾；花三妹又矮又小，两人一前一后，远远看去，好似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这问号背靠大地，仿佛在仰问苍天：钱皮匠此去县城告状，行吗？

老两口天没亮就出发了，十八里路一直走到十一点多钟才进了城，两人一路询问，好不容易才来到侄儿的工作单位——县文化馆。他俩走进侄儿的办公室里，正在办公的花阿良见姑父姑妈突然光临，又惊又喜，忙把两位老人扶着坐了下来。

钱皮匠像个在异国他乡饱受屈辱的游子突然见到了亲人一般，紧紧抓着花阿良的手，说一句话，抹一把泪，断断续续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临了，他噙着泪水说道：“阿良，乡下的共产党不帮我讲理。幸亏你